



这两款很不错 “颜值”高芬芳怡人



洋水仙

洋水仙

第二种,洋水仙,从名字上就能看出,这也是一种引种的花卉。跟中国水仙花相比,种球更大,株型更强壮,叶片质硬厚实,长得比较威猛,因为皮实好养活,加上观赏价值高,进入我国后迅速征服广大花友,尤其受年轻花友的喜爱。

洋水仙花品种有很多,从花型上看,有单瓣、重瓣,花色也较多,有红色、白色等,花朵顶生,花径最大可达8cm,比中国水仙要大许多,花大也不垂头,直挺挺的看着就很霸气,观赏价值不输国产水仙花。

除了外表的“颜值”较高外,洋水仙的花香也很迷人,属于幽远的清香,浓而不浊,清新自然,在室内开花时,能有效清新净化空气,可以和兰花相媲美,很多人爱养它就是因为其花香,开花时,一卉能熏一室香,赏花又闻香,使人心情愉悦。

养护简单

洋水仙属于中型球根植物,种球最大能比得上小孩子的拳头,萌发力超强,几乎丢土里就能自己扎根生长,皮实强健,养护很简单,没有养花经验的新手花友也能驾驭,在室内也能养好,隔着窗户晒太阳就行了。复花率极高,几乎年年复花,开花不用丢弃,放着不用管,第二年还会开花给你看。

花期在早春,3月份开始,陆续开花,最迟能开到5月份,家里养几盆,屋外下雪,屋内还能赏花,是个不错的盆栽观赏花,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

洋牡丹

第一种,洋牡丹,插花爱好者很熟悉的花花了,在花店里很畅销,是世界上著名的切花花卉,许多爱花人喜欢买几束回家瓶插布置卧室。其实它不仅可当切花,还可以盆栽种植观赏,适用于花坛点缀、园林造景或阳台盆花等,自己养的和花店卖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。

洋牡丹原名“花毛茛”,为毛茛科多年生草本花卉,球根植物,地下部分有像鸡爪一样的鳞茎(俗称种球),株型直立,分枝多,叶子像芹菜叶,又名“芹菜花”,高约三四十厘米,种植不需要很大的花盆,常规大小的就能搞定。

洋牡丹之所以叫这个名字,是因为其花朵和牡丹花很像,就像是缩小版的牡丹,“花大色艳”“雍容华贵”等名词用在它身上也不为过,极为美艳,被称为“草花牡丹”,花色也很丰富,红色、粉色、白色、紫色等,还有诸多混色品种,观赏价值甚高。

养护简单

洋牡丹和许多球根类花卉一样,属于“冬种型”植物,种球夏季休眠,天冷时才会苏醒,最适合的下种季节是秋冬季,一般是12月~1月份种植。将种球轻微覆土,第一次浇水浇透,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,约10天就会发芽,等小苗壮一些就可以移栽到阳光下了,栽下两三个月就会开花,花期在3~5月份。

多年生草本花卉,第二年还会继续复花。日常管理也不难,和其他绿植类似,干透浇透,不干不浇,冬春季多晒太阳,夏季休眠时稍微给点水保持土壤微湿,不要暴晒,或者起球保存在阴凉的地方,等天冷时再重新下种,地栽的则没那么讲究,不用起球,年年复花。



洋牡丹

冬闻鸟雀忆乡愁

杜明芬

冬日景色枯寂,万物萧条,一片静寂无声。冷寂虽是寒冬的主调,但残菊枯萎的庭院里也有了微茫雪意和鸟雀的点缀。那柔软的温情刺破了凛冬的寒肃,让平淡的岁月多了几丝灵动。

寒意乍来,冬日初晴,总是容易觅得闲时。我于街巷漫步,突见两只鸟雀。两只黑白相间的雀鸟在巷口,沐着些微阳光慵懒地踱步。它们时而低头啄食,时而仰头望人,不慌不忙地就与岁月做了最温柔的和解。

我不知道这两只鸟雀的名字,但却莫名地被它们的神态所打动。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,它们的神情却一如平常春夏。状态是如此的平和,似是一点也不在乎寒风的来袭。许是安然享受冬日的寒冷刺骨,也是一种深情吧。我倍感惊诧的同时又觉恍然。因岁寒死去的鸟儿不在少数,可为何冬日里仍然有鸟雀的身影?而它们又何以做到在从容中保持了一份安宁,在安宁中又携带了一份优雅?

是因为懒惰而不愿意迁徙,亦或者是因为无力高飞而与世俗做了妥协?我却觉得都不是。我更愿意相信它们所为是一种执著的坚守。坚守故地而非忘却本心,执著地等待春暖花开,这是对光阴最大的缅怀。

我曾在书上见过一个关于“荆棘鸟”的故事。这种真实存在于南美洲的小动物从离开雀巢开始,便一生都在寻找荆棘树。而当它们终于找到自己认为最长、最尖的荆棘,便把自己的身体穿透其中,让血和肉都与它们认为最美的荆棘融为了一体。和着血和泪的歌声似乎总是格外动人,加之凄美故事的渲染,荆棘鸟的每一次歌唱都是一次壮丽的演绎。我总是觉得这与冬日的鸟很是相似,同样是以生命为底色,不过是一个壮烈,一个平缓罢了。东坡先生说: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,荆棘鸟的心安处是在荆棘林中,那冬鸟的心安处又是在何方呢?

忽地我就想起了故乡,那片心灵深处最柔软的净土。印象里的故乡是一方庭院、一棵老梨树;是一间老房子、一

本旧闲书;是一碟葵花籽、一桌老朋友,再有便是冬日里关于鸟雀的影子。那些鸟儿或是栖息在深褐色的树枝上,或是站立在光秃秃的电线杆上,或是安静伫立,或是俯仰飞落,动感或静态的鸟儿都是我眼中最美的故乡模样。

在老屋见到的鸟儿多是麻雀和斑鸠,这种平常的鸟雀总是不惹人注意,但我却觉得很亲切。一只小小的麻雀在皑皑白雪中也显得突出,更何况我于冬日之所见,常是一群鸟雀为伴。这无疑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由此在外地的冬日见到鸟雀,很难不让我忆起故乡的种种:霜白冷草木,芦花荡晚风,枫红染白云,鸟雀鸣故乡。

思绪又转回眼前这两只雀鸟,于冬日见此,心也起波澜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冬鸟,在心寒冷时,都固执地留恋着一份温暖。念念不忘的是我们暂时离开却永不忘却的故土,因为那根暖枝上有最温暖的茶和最温柔的话。和荆棘鸟一样,每一只冬鸟最动听的歌都是在歌唱爱之所系的故乡,因为那是永恒的心安所在处!

